

寻求幸福

孙光题



〔苏〕B·阿扎耶夫等著
杨郁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福州

寻 求 幸 福

〔苏〕B·阿扎耶夫等著

杨 郁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1875印张 2插页 146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860

书号：10173·401 定价：0.65元

前 言

本书选译的系五十年代苏联部分期刊上发表的短篇爱情小说，以及部分议论文章，是我在五十年代的习作。

书中作者，除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久孚众望的名家B·阿扎耶夫，功勋女教师З·格拉西莫娃，Л·拉恩外，其余作者均属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作品当然不能与名著等量齐观。多年来我也想过：尊重名家而又不迷信名家是青年应有的胆识。特别以青年人的友谊和爱情为题材的小说，青年作者对此感受较深。他们有感要发，有情欲抒，他们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和情节，往往是他们本人或与他们相处密切的同龄伙伴的亲身经历。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还存在着形象欠生动，议论文字过多等缺陷，但却以真实、大胆而见长。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不无幼稚之处，但根植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我之所以要将《读者来信综述》、《读者来信一束》、《论爱情》及《论真假爱情》附上，是因为这些小说及文章发表后在苏联读者中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寄往编辑部的信件犹如雪片飞来，从中可窥见社会对青年人的友谊和爱情的关注。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已超出了小说本身，而成了关于友谊、爱情、道德等社会学问题的讨论。凡此，对“五讲四美”活动，对我国广大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作者将会有一定

的启迪。

本书编选的爱情小说皆较健康，且其中某些议论文字又敢于触及苏联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现象，对丑恶进行了一定的鞭答。而这，对我国文学界，可能有探微和借鉴的作用。我国读者也可借助文学这面镜子，从中了解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的一些风貌及人们是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议论、处理友谊和爱情等扣人心弦的问题的。

前年秋天，在十年浩劫中冒着风险为我保存译稿的几个同志和熟知我坎坷不平半生的友好怂恿我，认为这些留存的习作尚有益于青年及社会，值得将它们一理。我思虑再三：“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福建人民出版社更给了我支持和鼓励。在整理中，使我尝到了橄榄滋味。

拙稿能在粉碎“四人帮”后与读者见面，人们是不难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

在历时一年多的整理、修补过程中，承黄训经同志校阅原文，王善乐、张志善、许祖良、潘新、姚奎尧、蔡意彤、刘希铭等同志对译文提出不少中肯意见，又蒙幼年同窗晁楣同志设计木刻封面，孙望教授为本书题签，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鉴于译者才疏学浅，切盼得到读者指正。

杨 郁

1981年7月27日于湖州

目 录

前 言

寻求幸福	B·阿扎耶夫 (1)
如此房客	B·阿扎耶夫 (10)
这有什么大不了	Ю·杜勃洛连斯卡娅 (25)
谁对	H·沃尔科夫 (40)
女友之间	A·沃洛申 (48)
考 验	Г·郭尔金 (71)
附：读者来信综述	(97)
草原情侣	П·科兹洛夫 (101)
难忘的一瞥	B·卢金 (117)
人言可畏	ЭЛ·芭琪耶娃 (129)
多余的第三者	Б·明金 (149)
附：论爱情与友谊 (读者来信综述)	(158)
审判虽已结束，争论还在继续	
.....Л·维德戈普 Я·苏霍金	(166)
附：爱情应该是豪迈而高洁的 (读者来信一束)	(173)
生活不象固定模式那样简单	
论爱情	Л·拉恩 (207)
论真假爱情	Л·拉恩 (215)

寻 求 幸 福

B·阿扎耶夫

在征途的某地偶然撞上自己的老乡亲，这已经是一件令人高兴、非同寻常的事了。若是在前线碰见一个曾在和平环境里一起生活过的老相识或亲友至交，那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节日般的喜庆了。

正值苏军逼近德国边境，安扎好营地，准备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的时候，谢尼亚·帕利奇可夫和米佳·彼得罗夫——这两个在学生时代是同伴、在工厂里是密友的哈巴罗夫斯克^①人在战地邂逅相遇了。帕利奇可夫上尉的自动炮及别的火炮一起运到野战修配场检修，刚巧技师彼得罗夫中尉就在这座修配场工作。

正如人们常见到的那样：一对好友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着，久久地拍着对方的肩胛，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叫喊着。激动之后，他们才发觉是站在凛冽的朔风中。于是两人便钻进泥舍。米佳权充东道主，拿出盛伏特加酒的军壶、硬梆梆

^① 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

的咸火腿，又从铝壶里倒出一杯滚热的糖水，以部队的方式款待自己的亲密战友。

亲切的倾谈令人神往。当米佳得悉谢尼亚负过重伤，在医院里躺过两个月，出院后获得短期休假，夏末回到故城哈巴罗夫斯克等情况后，便提出一连串问题问他。谢尼亚乐意地一一作了回答。但谢尼亚讲述的一切却使米佳备感惊讶。

人们很难设想：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并没有实行灯火管制；入夜，灯光辉煌如昔。卡尔·马克思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两个公园里每天照旧举办音乐会和舞会。

“请告诉我，城里的一切都和以往一样，没有受到破坏吧？”米佳兴冲冲地边问边夸赞着哈巴罗夫斯克人的能干，

“真是好样的！那具骨头架子还在公园里展出吧？”

谢尼亚告诉战友，那条巨大鲸鱼的骨头架子仍完整无损地在公园里展出，这时，米佳更是显得欢欣雀跃。

“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绪吗？”谢尼亚若有所思地说了起来，“只是在今年的夏天，我才看出哈巴罗夫斯克城绮丽如画，引人入胜。”

两个战友沉默了片刻。他们从那彻骨寒冷的泥舍里向外远眺：仿佛在他们眼前就呈现着这座被夕阳的余辉照耀着的远东城市——它座落在一片山岗上，城内街道倾斜、陡峭。在飞溅的泡沫中闪烁着永远富有朝气的阿穆尔河^①水面，它广阔得俨如海洋一般。

谢尼亚继续述说着工厂是怎样接待他的：“他们对我象对待主人那样，领我到各个车间转转，向我介绍各方面的情

^①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

况，大伙还问起你哩！我还访问了炮手，和他们谈谈心，聊聊天，交流交流作战的经验。”

“碰见了卡佳没有？”米佳骤然发问：“干吗你不谈谈卡佳呐？她的性格还是那样活泼吗？身体可好？出嫁了没有？还在等着你呢？”

“碰见了卡佳。”谢尼亚答道。

当下谢尼亚举起杯子，呷了一口糖水。透过濛濛的水气，米佳瞥见对方的脸色灰暗，好似在他的面前飘荡着一阵迷雾。

“米佳，咱俩一起参军已经三年了，”谢尼亚轻声慢语地打开了话匣子，“哈巴罗夫斯克城依然如故，而我们却大为改观了，好象变得老成些、聪明些，律己对人都有一种严格的要求了。”谢尼亚说到这里就缄默了。

“你不是要谈谈卡佳吗？”朋友提示着。

“我正是在谈卡佳。故乡的一切还是那么个老样子。不知怎的，那时我心里既惊又喜，还有点儿不自在和不习惯，真是难以言表呀！喂！你可知道，那时我真想忘掉一切，哪怕是短暂地回到童年时代，或者是在车间里爱逗弄他人，在公园里喜欢打趣说笑的往昔的谢尼亚才好哩！这样，我就脱下军服，摘下肩章和勋章，穿起一件尽是皱褶的灰色旧上装和裤子，和往常一样地外出漫步了。我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哈巴罗夫斯克城，时而从山下走到山上，时而又从山上走到山下，同时也碰见了卡佳。”

“你是在什么地方、在哪条街上碰见卡佳的？”米佳兴致勃勃地追问着。

“是在卡尔·马克思大街的邮局附近遇见她的。卡佳见到我时毫不惊奇，好象我同她的分别不是在三年前，而是在昨天。我们散了一会儿步，但话不投机，没啥好谈的。

“‘你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卡佳问我。‘个把星期。’我回答。‘你认为哈巴罗夫斯克怎么样？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小城，是这样吗，’‘不，我没有这种看法。’我又回答，‘刚回来，还来不及欣赏它，就感到故乡百看不厌、美妙绝伦！’

“卡佳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她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说：‘谢尼亚，你真瘦，你的模样变了，不如以前英俊了，衣服上到处是皱痕。’

“我答道：‘据我自己看，生来就不是美男子。我又不是从避暑胜地归来，而是刚出院不久。我负过重伤。’

“卡佳又瞟了我一眼。她的视线一骨碌转到我上衣挂勋章的那块地方，扑哧一声冷笑起来：‘谢尼亚，你是怎么搞的，打了这几年的仗，怎么连勋章也没有捞到一块呐？没有发给你？负了伤——一切就这样算了吗？’

“我浑身的血液在沸腾着，硬是憋住了气回答她：‘卡吉迦^①，勋章我没有捞到，他们没有授给我战斗勋章，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凡战士。’”

“干吗你要瞒着她呢？”米佳激动地说，“让她知道一下你是怎样战斗的，也好为你骄傲骄傲嘛！”

谢尼亚下意识地望了望同志，想反驳他几句，但没有这样做。

① 卡佳的爱称。



“卡佳急着要回家，”谢尼亚继续说。

“我陪伴了她，一直把她送到家。在她家里的闲谈也不是个味儿。卡佳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一个从前线归来的熟人，此人曾向卡佳炫耀过自己的功勋。据此判断，卡佳是很为他感到自豪的。我则尽力克制着自己，洗耳恭听。但想不到这又惹起了卡佳的责难，她说：‘记得以前你是个乐天派，今儿个却变得沉默寡言了。’

“她母亲娜斯塔霞·玛特维耶芙娜也参与了我们的谈话。卡佳先问她是否还认识我。娜斯塔霞·玛特维耶芙娜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会儿后，说她认不得我，甚至还这样说：

‘第一次见面，小伙子。’在我欠身向她们告辞时，她戴上了眼镜说：‘噢，我记起你来了。有一回你给卡吉迦送来一束丁香花，花里还夹了一张字条。那张字条也许我还保存在哪里呐！卡佳是啥都不珍惜的，我却看重一切，什么字条啊、药方啊，统统都留着。你要那张字条吗？我就去找。’

“千真万确，那是在四年前——和平的环境里——我曾经给卡佳送过一束丁香花，花里也确实夹了一张字条。

“真没料到娜斯塔霞·玛特维耶芙娜果然寻出了我那时写的字条——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已经泛黄了的方格纸。纸上写着：‘卡佳，在这束丁香花里我找到了幸福^①。你也来找它一下吧！俗语说，两个人一起来寻求幸福，在他们的生活中将会有共同的幸福。’

“卡佳苦笑一下说：‘你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主义者。谢尼亚，如果从你战地的来信判断，至今你仍不失为

① 着重点是原有的，下同。

一个浪漫主义者。’ ”

谢尼亚望了对方一眼，又解释道：

“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开始我是写信给她的，她也有信回我。而娜斯塔霞·玛特维耶芙娜也真不识时务，还在沉缅着过去。她说：‘卡佳那时是寻找过幸福的，只是没有寻到而已。她搜寻了半晌，把那束丁香花都揉坏了。’

“‘我寻过什么来着，你总是颠三倒四地净说瞎话！’卡佳反驳了她母亲。

“那时真使我为难极了，我把手上的字条还给了娜斯塔霞·玛特维耶芙娜，并对她说：‘大妈，您把我和别人混淆了，丁香花不是我送来的，那张字条也不是我写的。’ ”

米佳奇怪地摇晃着脑袋。

“你干吗要摇头呐？”上尉问道，“你不同意我的做法吗？”

“不错，我不欣赏你这样对待她。”

“换作你，那当然会用另一种方式去对待她罗！”谢尼亚愤愤地说，“当你身负重伤，躺在哈巴罗夫斯克城的医院里，你把她请来，把勋章和奖章给她看，嘴里念念有词：‘我爱你，我崇拜你’！”

“你真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米佳窘迫地说，“你别激动，再往下说。”

“还有什么可再说的呢？临别时卡佳约我一起去参加公园里举办的晚会，去跳舞。我当时答应了，但未践约。”

“要是我就去了，”米佳喃喃自语道，“要是我，一定

应约了。”

“我是经过了思想斗争的：去，还是不去！”谢尼亚接着说，“一个浪漫主义者以堂·吉珂德^①的声调在我内心说起话来：‘谢尼亚，我的朋友，你错了，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不是汗臭，而是满身的幽香’；但另一个现实主义者却又在反对：‘谢尼亚，你此去是不自重的，别去了！’

“我生平第一次独个儿在公园里漫步，更确切地说，我在阿穆尔河畔伫立了整个黄昏。映在水中的灯光不时地闪烁着，暖和的晚风频频地传送着乐曲。

“我凝视着阿穆尔河水中的火光，倾听着乐曲，沉思着。我领悟了：寻得幸福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诚然，丁香花里不会有幸福。如果有人要从丁香花里寻求幸福的话，那一辈子也不会找到的！”

“以后你再也没有见到过卡佳？”米佳惴惴不安地又问。

“不，见到过。当我在她们专科学校里作报告，介绍我们作战情况的时候，又见过她一回。与会的姑娘很多很多，高矮身量都不相上下。当时真使我惊讶不已——世界上竟有这么多秀丽的姑娘！可是，我过去在这偌大的人世间却只注意到卡佳一个人呵！

“中间休息时，卡佳找我来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胸脯……喜形于色地对我说：‘现在你才是好样的！’她是那样自豪地环视着她的女友，似乎我胸前挂着的勋章是同她一起获得的。

^① 世界名著《堂·吉珂德》中的主人公。

“她问我：‘谢尼亚，我们还是重新和好吧，你说呐？我保证给你回信。’

“我没有回答她。她再一次提出这个要求，我依然不开腔。”

“你为什么对她默不吱声呢？”米佳忐忑不安地问着，“你得向她解释解释嘛！”

“喂，米佳啊米佳……难道这还需要再解释吗？”

一对战友在泥舍里对坐良久。然后，他们钻出泥舍，伫立在朔风中。米佳保证亲自修理谢尼亚送来的武器，并优先将其修好。

如此房客

B·阿扎耶夫

一位上了年纪的会计师从布拉戈维申斯克^①送年度报表去莫斯科；一位家住在伯力的边防军少校匆忙赶车去学院进修；还有一位年轻工程师偕同比他更年轻的女制图员搭车去避暑地——他俩新婚不久，从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去黑海岸作长途蜜月旅行。在这趟长途列车上，这四位乘客很快就混熟了。

旅途中往往索然无味，没事可干，只好设法消遣解闷。而他们也确实是费尽心机在打发时间：长时间地眺望着窗外千变万化的大自然景色，中途靠站的当儿下车去散散步，买点小吃，猜猜纵横字谜^②，或者在大提箱上劈劈拍拍地玩玩骨牌，再不然就天南地北地闲扯一阵。

诚然，那对新婚情侣在消磨时间上，比起他们的旅伴来要轻松愉快得多。他们不厌其烦地相对凝视，喁喁私语，情

① 即海兰泡。

② 一种竖行和横行填字母的猜字游戏。

意绵绵，还偷偷地接接吻。

一日傍晚，这对幸福的新人正在上铺玩纸牌，以小银币作筹码。少校和会计师瞥了他俩一眼后，便聊起男女间的爱情来了。

“如果人们不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在建立了真正的爱情之后再结婚，那就好了。”少校首先说。

“可不是，如果人们在婚前先慎重地考虑到如何组织好家庭及他们将要终身相处这两点，那该有多好！”会计师以赞同的口吻附和着。“但十分遗憾，事情往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常见到男女青年一见钟情，而他们之间的爱情往往不是牢固的。”

新婚的一对儿相互使了一下眼色，似乎在说他们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而尼娜（少妇的名字）进而断定少校和会计师是不幸的家庭生活的亲身遭遇者，于是便小心地作了探问。

“不，我一切很好，”少校面露笑容地答道，“我和妻子结婚已整整十个年头，女儿也长大了，已经上学了！一切都很正常。”

“那您呐？”尼娜又转向会计师发问，“有什么使您伤心的事吗？”

“使我难过的事倒是有的，这就是惦记着家。离家才两天，就牵肠挂肚了……”

“那你们干吗要唠叨那种不愉快的事儿呢？”尼娜耸了耸肩膀，一面娇滴滴地玩弄着从丈夫那里赢来的小银币。

突然间一枚小银币掉落到地上，滚到会计师的脚跟前。

他俯身拾了起来，仔细地瞧了一瞧说：

“可是不珍惜爱情的人也是屡见不鲜的，有人还想利用小银币来赌爱情的输赢哩！”

“当真有这种事？！您能讲一讲吗？”坐在上铺的尼娜要求道。

“可以，只要你们乐意听，我可以讲一个十分耐人寻思的故事……噢，这故事还真和小银币有关哩！”

“和您手中拾起的小银币有关？”尼娜狡黠地问着。

“不，那是另外的一枚小银币。”会计师笑盈盈地说。

列车鸣着汽笛，向着前方飞驰。窗外绿荫如盖。会计师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那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参加某个大型工厂的基建工程。开始我是借住在同事、预算工程师拉宾家里的。从各方面说，我与拉宾截然不同：他沉默寡言，我十分健谈；他高个儿，而我，如你们见到的，是矮子（我们常打趣说，这是老天爷的偏心眼，把我的半公尺加到了他的身上）；他喜孤独好静，我则广交朋友，倾心畅谈。但我与拉宾是莫逆之交。

“当时的工地上人手缺，一个拉宾要顶三个拉宾用。除了上班外，他回家后还要搞预算：摇计算器、滴滴嗒嗒地拨弄算盘珠、拉计算尺，经常熬到深夜。

“工程师家里暖和、静谧而舒适，我很乐意住在他家里。他妻子玛莉亚·瓦西里耶芙娜是个年轻女教师。她喜欢聊天，爱开玩笑，善于唱歌和打扮自己的孩子。孩子的性格和脸型酷似他母亲。尽管她生性好动，但却习惯于自己丈夫